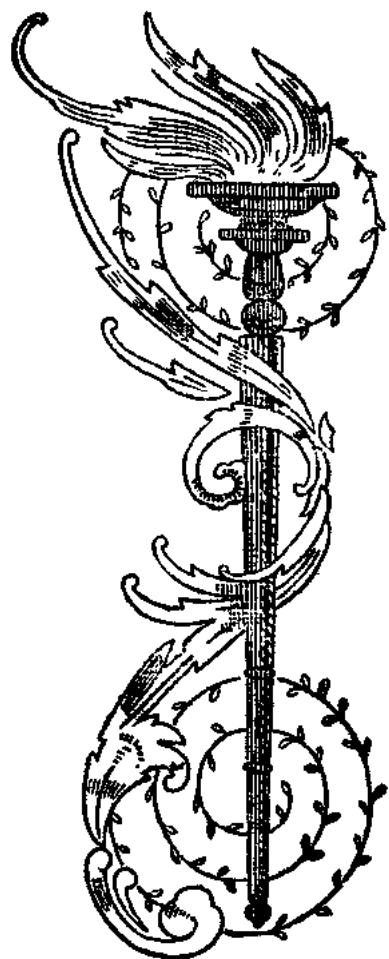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世姻緣傳



第四回

童山人脅肩諂笑

施珍哥縱欲崩胎

一字無聞却戴巾，市朝出入號山人；

搬挑口舌媒婆嘴，鞠養腰腎妾婦身。

謬稱顯路爲相識，浪說明公是至親；

藥線數莖通執轡，輕輕騙去許多銀。

又：

房術從來不可聞，莫將性命博紅裙；

珍哥攢掇將錢買，小產幾乎弄斷筋！

晁大舍因一連做了這兩個夢，又兼病了兩場，也就沒魂少智的。

計氏雖然平

素特嬌挾寵，欺壓丈夫，其外也無甚大惡。

晁大舍只因自己富貴了，便漸漸強梁

厭薄起來。

後來有了珍哥，益把計氏看同糞土，甚至不得其所。公公屢屢夢中

責備，五更頭尋思起來，未免也有些良心發見，所以近來也甚『雁頭鴟勞嘴』的，

不大旺相。十七日，睡到傍午，方纔起來。勉強梳了頭，到家堂中燒疏送神。

分付家人收拾了燈，與珍哥看牌搶滿，頑銅錢耍子。

晁奉山媳婦，丫頭小迎春，

都在珍哥背後替他做軍師。

將近午轉，兩恁吃了飯，方纔收了梳盥，家童小典書進來說道：『對門禹大爺

合一位戴方巾不識面的來拜爺。』

晁大舍道：『那位相公相那裏人聲音？』典

書回說：『爪聲不拉氣的，像北七縣裏人家。』

晁大舍道：『這可是誰？』

珍

哥道：『這一定是你昨日送攢盒與他的星士，今日不謝你哩。』

晁大舍一面笑，一面叫丫頭拿道袍來穿。

珍哥說：「你還把網巾除了，坎上

浩然巾，只推身上還沒大好，出不得門；不然，你光梳頭，淨洗面的，躲在家裏，不出去回拜人，豈不叫人噴怪？」

晁大舍道：「你說的有理。」隨把網巾摘

下，坎了浩然巾，穿了狐白皮襖，出去接待。

走到中門口，站住了，對丫頭

說道：「你合媳婦子們說：收拾下攢盒果菜，只怕該留坐的；我要，就端出去。」分付了，出到廳上，只見那個戴方巾的漢子：

煖黑張飛臉，緋紅焦贊頭；道袍油粉段，方烏爛紅紬。

俗氣迎人出，村言逐水流；西風梧葉落，光棍好逢秋。

禹明吾說道：「這們大節下，你通門也不出，只在家裏守着花罷？」

晁大

舍道：「守着花哩！大初一五更跌了一交，病的不相賊哩！」讓進廳內。那

個戴方巾的說道：「新節，晝晚生來意，大爺請轉，容晚生奉揖。」

禹明吾接口

說道：「這是青州童兄，號定字，善子丹青，聞大名，特來奉拜。」

晁大舍道：

『原來是隔府遠客。』愚下因賤恙沒從梳洗，也且不敢奉揖。』那童定宇道：『這個何妨？容晚生奉個揖，也盡晚生首謁的誠意。』晁大舍不肯。大家拱了手。

旁邊禹明吾家一個小廝小二月捧着一個拜匣走將過來。童定宇將拜匣揭開，

先取出一個四折柬禮帖，開道：『謹具白丸子一封，拙筆二幅，絲帶二副，春線四條：奉申贊敬。』青州門下晚生童二陳頓首拜。』將帖掀一掀，遞到晁大舍手

內。晁大舍將帖用眼轉一轉，旁邊家人接得去了。

晁大舍又向童定宇拱手稱謝，分付收了禮，兩邊蘇坐了，叙了寒溫。童定宇

開言道：『晚生原本寒微，學了些須拙筆，也曉得幾個海上仙方；所以縣府鄉老先合春元公子們也都錯愛晚生。』就是錢吏部孫都堂李侍郎合科裏張念東翰林祁大復

都合晚生似家人父子一般。只因相處的人廣了，一個身子也周不過來，到了這一家，就留住了，一連幾日不放出來，未免人家便不能周到。見了便就念罵，說道你如何炎涼，如何勢利，「賴鴿揀着旺處飛」，奚落个不了！所以連青州府城門

也沒得出來走一步，真是「井底蛤蟆沒見甚麼天日」。但是逢人都便說道：「武城縣裏有個鄉官晁老爺的公子晁大爺，好客重賢，輕財尚義；投他的就做衣裳，相處的就分錢物；又風流，又個儻。」所以晚生就想老子娘的一般，恨不得一時間就在大爺膝下。只是窮忙，這些大老們不肯廝放，那得脫身？錢少宰老先新點了兵部，狠命的央晚生陪他上京。別的老先們聽見，那個肯放？都說道：「你如隨錢老先去了，我們飯也是吃不下的。你難道下得這等狠心？」錢老先聞知衆位鄉尊苦留不放，錢老先說：「他們雖是愛重定字，不過是眼底下煩他相陪取樂；我却替童定字算記個終身。你看，他這們一表人物，又魁偉，又軒昂，本領又好，沒的這們個人止叫他做個老山人罷？可也叫他變化一變化。趁我轉了兵部，叫他跟了我，扶持他做個參遊副將；就是總兵掛印，有甚難處。」又輕輕說道：「他也還不止這一件，也還要晚生與他引引線，扯扯繯兒。所以衆人纔放晚生來了。」

晁大舍見他不稱『大爺』，不說話，不稱『晚生』，不開口，又說合許多大老先生來往，倒將轉來又有幾分奉承他的光景，即分付家人道：『後邊備酒。』

家人領命去了。

晁大舍道：『如今錢老先生到過任不曾？』

童定宇道：

『已於去年十二月上京去了。』

晚生若不是專來拜訪大爺，也就同錢老先生行了。

今日果然有幸，就如見了天日一般。』奉承的晁大舍心癢難撓。

擺上酒來，吃到起鼓以後方纔起身。晁大舍送到二門上，即站住了，說道：

『因賤恙也還不敢外去，這邊斗胆作別。』童定宇別了出門，禹家的小廝跟了，

先到對門去了。

晁大舍又將禹明吾留住說：『久沒叙話了，天也還早，再奉三鍾。』禹明吾

道：『貴恙還不甚全愈，改日再擾罷。』在二門上站住。晁大舍將童定宇的來

歷向禹明吾扣問。禹明吾說：『我也沒合他久處；是因清唱趙奇元說起他有極好

的藥線，要往省下趕舉場說起，纔合他相處了沒多幾日。他又沒處安歇，我昨日

纔讓他到後頭亭子上住下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看那人倒是個四海和氣的朋友，山人清客也儘做得過了。我還沒見他畫的何如哩。」禹明道：「他也不大會畫

甚麼，就只是畫幾筆柳樹合杏花，也還不大好。看來倒只是賣「春線」罷了。」

晁大舍又問：「他拜我，却是怎麼的意思？」禹明道：「這有甚麼難省？這

樣人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必定先要打聽城裏鄉宦是誰，富家是誰，某公子好客，某公

子小家局，揀着高門大戶投個拜帖，送些微人事。沒的他有折了本的？」晁大

舍道：「他適纔也送了偕那四樣人事，你掂量着，也得甚麼禮酬他？」禹明道：

「他適纔送了你幾根藥線？」晁大舍道：「我沒大看真，不知是四根，不知

是六根。」禹明道：「他那線就賣五分一條哩；一斤白丸子，破着做了一錢；

兩副帶子，值了一錢二分；兩幅畫，破着值了三錢；通共六錢來的東西。你纔又

款待了他，破着送他一兩銀子罷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我看，那人是個大八丈，似

一兩銀子拿不出手的。」禹明道：「你自己斟酌；多就些，脫不了是自己體

面。」說完，二人作別，散了。

晁大舍回進宅內，珍哥迎著坐下，問道：「星士替你算的命準不準？」晁大舍笑道：「他倒沒替我算；他倒替你算了一算，說你只一更多天就要大敗虧輸哩！」隨即將他送的禮從頭又看了一遍，拿起那封春線，舉著向珍哥道：「這不是替你算的命本子？一年四季四本子。」珍哥奪著要看。晁大舍道：「一個錢的物兒？你可看的！」隨藏入袖中去了，說道：「拿茶來，吃了睡覺，休要『割拉老鼠嫁女兒！』」一面吃了茶，一面走到屋頭上一間秘室內，將山人送的線依法用上，回來又坐了一回，收拾睡了。枕邊光景不必細說。

次早，辰牌時分，兩個眉開眼笑的起來，分付廚房預備酒菜，要午間請禹明吾同童山人在迎暉閣下吃酒。差人持了一個通家生白錢帖到對門禹家去，請同禹明吾來吃午飯。禹明吾看著童山人道：「老童，情管你的法靈了！」童山人道：「僧的法再沒有不靈的。只怕他閉戶不納，也就沒有法了。」一邊說笑，一邊

同到晁家大廳。西邊進去，一個花園；園北邊朝南一座樓，就叫是迎陣閣。園內也還有團瓢亭榭，儘一個寬闊去處。只是俗人安置不來，擺設的像了東鄉渾帳骨董舖。

三人相見了。晁大舍比昨日甚是殷勤。珍哥自己督廚，餚饌比昨日更加豐盛。童山人比昨日更自奉承。席上三個人各自心裏明白，不在話下。

頭一遭叫是初相識，第二遍相會便是舊相知了；晁大舍也不似昨日拿捏官腔，童山人也不似昨日十分諂媚。飲酒中間，也更浹洽了許多。直至二更時分，仍送二門作別。

禹明吾復回，密向晁大舍耳邊問道：『所言何如？』晁大舍道：『話不虛傳！我要問他多求些。』禹明吾道：『僧和他說。他也就要起身，要趕二月初二日與田大監上壽哩。』晁大舍道：『你和他說，不拘多少，盡數與我，我照數酬他。』彼此拱手走散。

又隔了一日，童山人遞了一個通家門下晚生辭謝全帖，又封了一封春線，下註『計一百條』，內面寫道：『此物不能耐久，止可隨合隨用。』晁大舍收了，回說：『明午還要餞行。二十二日吉辰，出行極妙。』即差人下了請帖，又請禹明吾相陪。至期赴席，散了。

二十二日，早辰，晁大舍要封五兩藥金，三兩贖儀，送與童山人去。珍哥說

道：『你每次大的去處不算，只在小的去處算計。一個走自家門埠鄉宦宅的個山人，你多送他點子，也好叫他揚名。那五兩是還他的藥錢，算不得數的。止三

兩銀子，怎麼拿的出手？』晁大舍道：『禹明吾還只叫我送他一兩銀子，我如今

加兩倍了。』珍哥道：『休要聽他；人是自己做，加十倍也不多。光銀子也不

好意思的，倒像是賞人的一般。你依我說，封上六兩折儀，尋上一疋衣着機紗，

一雙鞋，一雙綾襪，十把金扇：這還成個意思的。』晁大舍笑道：『我就依卿所

奏！這是算着貴人的命了！』寫了禮帖，差人送了過去。童山人感激不盡，

禹明吾也甚是光采，自己又過來千恩萬謝的，方纔作別，約道：『過日遇便，還來奉望。』

禹明吾又落後指着晁大舍笑道：『這情管是小珍的手段；你平日雖是大鋪騰，也還到不的這們闊綽。』晁大舍道：『這樣人就像媒婆子似的，偕不打發他個喜歡，叫他到處去破敗偕？』禹明吾道：『他指望你有二兩銀子送他就滿足他的願了，實不敢指望你送他這們些。』

晁大舍還讓禹明吾廳上坐的，禹明吾說：『我到家陪他吃飯，打發他起身。』拱了拱手，去了。

晁大舍從此也就收拾行李，油轎，做箱架，買馱轎與養娘丫頭坐，要算計將京中買與計氏的那頂二號官轎，另做油絹轎與珍哥坐，從新叫匠人收拾；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；又寫了二十四個長驛，自武城到華亭，每頭二兩五錢銀，立了文約，與三兩定錢；又每日將各莊事件交付看莊人役。跟去家人并養娘丫頭的衣

服，還有那日打圍做下的，不必再爲料理。

那時也將正月盡了。看定初二日吉辰，差人到雍山莊上迎取金剛經進城。

不料初四日飯後，雍山莊上幾個莊戶荒荒張張跑來報道：『昨夜二更天氣，不知甚麼緣故，莊上前後火起，廳房樓屋，草垛廩倉，燒成一片白地。掀天的大風，人又拯救不得。火燒到別家，隨即折回，並不會延燒別處。』晁大舍聽了，明知道是取了金剛經進城，所以狐精敢于下手，叫了幾聲苦，只得將來報的莊客麻犯了一頓。進去與珍哥說知。想起公公夢中言語，益發害怕起來。

真是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』珍哥從去打圍一月之前，便就不來洗換了，却有了五個月身孕。童山人送了許多線，雖是叫你縫聯，你也還該慢慢做些針黹纔是。誰知他不惜勞碌，把五個月胎氣動了；聽說莊上失了火，未免也唬了一跳；到了初六日午後，覺得腰肚有些酸疼；漸漸疼得緊了，疼到初七日黎明，疼個不住，小產下一個女兒。

此時，珍哥纔交十九歲，頭次生產，血流個不住，人也昏暈去了。等他醒了

轉來，慢慢的調理倒也是不妨的。晁大舍看了道：『是個八百兩銀子鑄的銀人，

豈是小可！』急火一般，差人去將楊古月請來診視。

楊古月名雖是個醫官，原不過是個名色而已，何嘗見甚麼索問難經，曉得甚麼

王叔和脈訣！若說別的症候，除了傷寒，也都還似『沒眼先生上鐘樓，瞎撞』！

這個婦人生產，只隔着一層鬼門關，這隻腳跨出去就是死，縮得進來就是生，豈容得庸醫嘗試的？南門外有個專門婦人科姓蕭的，却不去請他，單單請了一個楊古月胡治！

月胡治！

這個楊古月，你也該自己忖量一忖量，這個小產的生死是問不容髮的，豈是你

撞太歲的時候？他心裏說：『這有甚干係；小產不過是氣血虛了，『十全大補湯』

一貼下去，補旺了氣血，自然好了。況我運氣好的時節，憑他怎麼歪打，只是正

着。』他又嘗與人說道：『我行醫有獨得之妙，真是刻言不煩：治那富翁子弟，

只是「消食清火」爲主；治那姬妾多的人，憑他甚癩病，只是一十全大補」爲主；治那貧賤的人，只是「開鬱順氣」爲主。這是一條正經大路，怕他岔去那裏不成？」所以治珍哥的小產，也是一貼「十全大補」兼「歸脾湯」，加一錢六分人參，吃將下去。

誰知那楊古月的時運也就不能替他幫助了。將惡路補住不行，頭疼壯熱，腹脹如鼓，氣喘如牛，把一個畫生般的美人只要死，不求生了！

晁大舍慌了手脚，岳廟求籤，王府前演禽打卦，叫瞎子算命，請巫婆跳神，請磕竹的來磕竹，請圓光的圓光，城隍廟念保安經，許願心，許叫佛，許拜斗三年，許穿單五載；又要割股煎藥：慌成一塊。倒還幸得對門禹明吾看見，問知所以，走過來看望。晁大舍備道了所以。禹明吾說道：「楊古月原不通婦女科。你放着南關裏蕭北川專門婦女科不去請他，以致慢事！你如今即刻備馬，着人搬他去！」禹明吾仰起頭看了看，道：「這時候，只怕他往醉鄉去了。」差家人李

成名備了一匹馬，飛也似去了。

這蕭北川治療胎前產後，真是手到病除。經他治的，一百個極少也活九十九人。只是有件毛病不好：往人家去，未曾看病，先要吃酒，掇了個酒盃，再也不肯進去診脈；看出病來，又仍要吃酒，變了個酒盃，又不肯起身回家撮藥。若這一日沒有人家請去，過了午未未初的時候，摘了門牌，關了鋪面，回到家中自斟自酌，必定吃得結合了陳布夾去等候周公來纔罷；所以也常要悞人家事。這等好手段，也做不起家事來。這日將近未末申初了，那時還醒在家裏！走到他門上，只見實秘密的關着門。

李成名下了馬，將門用石子敲了一敲，只見一個禿丫頭走出來開門。李成名說道：『你快進去說，城裏兇鄉宦家請蕭老爹快去看病。牽馬在此。』那丫頭說道：『成不的了！醉倒在床，今日不清指望起來了。』李成名道：『說是甚話？救治人命，且說這們寬脾胃的聲噪！這極不殺人麼？』丫頭說道：

『誰說不極？但他醉倒了，就如泥塊一般，你就抬了他去，還中甚麼用哩？起頭叫着也還胡亂答應；再叫幾聲，就合叫死人一般了。』李成名道：『好大姐！好妹妹！你進去看！你要叫不醒他，待我自家進去請他；再不然，我雇覓四個人連床抬了他去。』丫頭說道：『你略等等，待我合俺娘說，叫他。』

丫頭進去對蕭北川的婆子說了。那婆子走到身邊，將他搖了兩搖。他還睜起眼來看了一看。婆子說道：『屍宅請你。』那蕭北川哼哼的說道『曹賊吊在井裏，尋人撈他起來。』婆子又高聲道：『是人家請你看病！』蕭北川又道：『隣家請你趕餅，你就與他去趕趕不差。』婆子道：『這腔兒躁殺我了！』丫頭子，出去，你請進那管家來自己看看。』

李成名自己進到房內，一邊對着蕭婆子說道：『家裏放着病人，急等蕭老爹去治，這可怎麼處？』一邊推，一邊搖擺，就合鬧弄爛泥的一般。李成名道：『您慢慢叫醒他，待我且到家回聲話去，免得家裏心焦。』蕭婆子隨套唐詩兩句